

● 传说

宝成山的由来

□ 柳绍才 本报记者 李丹

在阜新大地上，有很多关于山、地名及风俗的传说和故事，这些传说、故事散落在民间，广为流传。本报记者将这些散落在民间的传说故事一一讲给读者听——

在阜蒙县欢欢池镇境内有一座山，人们叫它宝成山。它的原名并非宝成山，而是叫兰山。因为山上埋葬着少年英雄蔡宝成烈士的遗骨，此山便用他的名字来命名了。在山顶上，有群众为他立的纪念碑，每到清明节，人们都会来到这里为烈士敬献花圈和花束，祭扫烈士墓地，寄托哀思。

关于这座宝成山，有一段悲壮的故事。在解放战争时期，在离兰山不远的地方，有个村落叫蔡家庄。庄里住着蔡明一家，他家有个英俊而又勇敢的少年——蔡宝成。

蔡明是附近村庄的游击队长，经常带领民兵攻击敌人，把缴获的粮食分给大家，受到百姓的拥护。宝成在爸爸蔡明的影响和熏陶下，爱国爱家，热衷参加革命活动，经常帮助游击队工作。宝成成为游击队送信、送饭、侦察敌情，每次战斗中都做出很大贡献，曾立过多次战功，人们都叫他“小英雄”。

有一段时间内，游击队与敌人进行了几次交锋，每次都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。因此，敌人恼羞成怒，集中了两个团的兵力，来围剿蔡家庄，企图把游击队一举消灭。大年初一的早晨，天还没亮，敌人就把蔡家庄包围了，宝成去山上割荆条，发现全是敌人，他丝毫没有犹豫，急忙跑向老槐树下敲响了警钟。

村里人听到警钟，迅速集合起来，在游击队的掩护下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。可小宝成却被敌人抓住了，五花大绑推到了村头。

敌人叫他说出游击队跑到哪里去了，宝成紧咬牙关不说话，敌人气急败坏地对他毒打。宝成被打得遍体鳞伤，可他还是闭口不说话。

敌人便推着他往前走，一步一鞭，逼他找到游击队，不然就打死他。宝成忍着剧烈的疼痛，一步一个血印，艰难地往前走。

走到兰山时，小宝成实在走不下去了。敌人当即对他下了毒手，小宝成英勇地就义了。为了纪念他，村民就把他埋在了兰山上，并把兰山改名叫“宝成山”了。

● 乡慈

“上三家子”村名的由来

彰武县大冷镇上三家子村原始名称是“特思可”，源于蒙古语，历经变迁为“特思根”。“特思可”蒙古语意为开黄花的藤本植物——优若藤，用于地名的“特思根”即是“黄花甸子”之意。因清代顺治帝继任后建立皇家牧场所需，从今内蒙古自治区库伦旗迁来的蒙古族包氏三兄弟落户于此，故又称“古日班格日”，汉语意为“三家子”。

到了乾隆末期，随着清政府鼓励垦荒政策的逐步推进，从关内迁来三户人家，在今上三家子村与蛤蟆屯村之间建成了一个新的“小村子”，名字也叫“三家子”。人们为了区分蒙古族聚居的三家子和汉族人聚居的三家子两个村，按照左右方向及中国人的传统，将蒙古族聚居的三家子叫“上三家子”，汉族人聚居的三家子叫“下三家子”。

(作者单位：彰武县大冷镇提供)

被“抓兵”来到乌苏里江边

周岩峰的家乡在今朝阳市朝阳县沟门子镇周家台子村。1940年除夕夜，22岁的周岩峰正和家人吃年夜饭，家里突然闯进一伙伪满警察，上前就抓周岩峰，说是去当兵。就这样，周岩峰被强行抓到富锦县(今黑龙江省富锦市)编入伪满靖安军步兵二团二营六连。不久又被调到东安(今黑龙江省饶河县东安镇)驻守。

所谓靖安军，是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地方伪军，据《东北历史》(米大伟著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，2009年)介绍，他们与森林警察队、铁路护警队和经济警察一样，属于当时不同的警种，主要是协助日军维持地方秩序和治安，并参加镇压抗日力量。其“警官多由日本退役军人或宪兵担任”，士兵大都是从沈阳、长春、哈尔滨和东北农村，被日军和汉奸连哄带骗“应征”的。还有的是“抓国兵”进来的，就是日军在大街上或在汉奸的带领下，挨家挨户抓适龄的青壮男子，麻绳一系十几人一组，连打带骂赶上汽车，直接拉到火车站，再强行塞进“闷罐车”里，连与家人说一声的机会都没有。

东安镇位于饶河县东北部，地处乌苏里江西岸下游，与苏联隔江相望。在东北沦陷初期，全镇有居民120多户，约700人，当时是伪满洲国与苏联的边境线。为了防止苏联和东北抗日联军的活动，1938年日伪政府把它划归抚远县，成立了伪警察所，并加派了伪靖安军在这里防守。

日本人对这支靖安军的思想控制十分严格，各个连的连长、指导员以及电台台长都是由日本人担任，并成立了“思想对策委员会”的秘密组织，成员都是死心塌地的汉奸。他们暗中监视士兵的一言一行，随时向日本连长报告，有的士兵因在言谈中流露出爱国情绪，就被以“思想不良”和“反满抗日”的罪名迫害甚至杀戮。然而，与周岩峰要好的国如阜、祁连升、孙学义等几个血气方刚、性情相投的小伙子，不愿当亡国奴，更不愿当伪国兵替日本侵略者当炮灰，加上他们都耳闻目睹了日本侵略者血腥屠杀中国人的暴行，不约而同地萌生了起义的念头。特别是当他们得知对岸苏联就有东北抗联营地这一消息后，起义的念头更加强烈。

迫在眉睫 起义必须提前

到东安镇不久，周岩峰就被一排长调到身边当勤务兵，不久又被调到连长黄谷诚男的家里当勤务兵，主要负责接送黄谷诚男以及在他的家里干一些杂活。到1941年冬，东安镇的兵力增至一个加强连，连长黄谷诚男的家搬到东安镇里，周岩峰继续在其家中当勤务兵。

1942年春天，周岩峰设法与国如阜、祁连升、孙学义等几个人取得联系，开始秘密筹划起义，而身边赞同并愿意加入起义队伍的人越来越多。最初，他们计划起义的时间是等到入冬江面封冻以后。不料，周岩峰等人的秘密交流和联系，被士兵中的亲日汉奸祝上士、杨中士等人察觉并告密。因此，周岩峰已经引起黄谷诚男的怀疑。甚至有一次黄谷诚男在家里审讯周岩峰，并准备对他施刑，幸好被黄谷诚男的老婆好心相救。

显然，计划起义的脚步必须加快。而此时的黄谷诚男已经布置手下，准备在两天后的7月8日拂晓，集中抓捕周岩峰以及其他9名可疑人员。

起义成功 71人加入抗联

得知黄谷诚男的密令内容之后，周岩峰、国如阜、祁连升、孙学义紧急商议决定，起义时间定在1942年7月8日凌晨。起义准备工作在紧张进行着：值班岗哨、流动巡逻哨都安排上起义骨干分子，并打开武器库，取出一批枪支弹药；负责伙食的祁连升上街买来酒菜，负责灌醉不可靠的两名班长，同时到渡口找船；周岩峰带十名起义骨干分子解决日本军官；国如阜负责渡江去苏联联系接应；两名起义骨干分子各带一挺机枪埋伏到营房大门口两侧，防止逃敌和援敌。

凌晨1时，起义开始了。周岩峰带领的十个人，按各自分工很快收拾了日本军官。周岩峰等人刚到电台门前，正赶上日本台长往外跑，被周岩峰一枪击毙。几名起义骨干分子冲进营房，大铺上的伪国兵已被枪声惊醒，由于未得到任何命令，大多数目目口呆，不知所措。一名伪国兵副排长伸手要摘挂在墙上的手枪，被起义者一刀挑死在大铺上。周岩峰跳上大铺，大声说：“弟兄们，咱们中国人不能让小日本欺负。不想当亡国奴的，咱们一起到苏联去投抗联。想回家的也行，想反抗就跟这个副排长一样不得好死！”当时，除了20余人提出回家之外，71人加入起义队伍。

周岩峰等人把队伍很快带到乌苏里江边。这时，祁连升只找到一条小船，时间紧迫，只好分批渡江。当最后一批起义人员将船划到江心时，日军的追兵已赶到江边。起义成功了。

起义部队进入苏联后，四名起义组织者周岩峰、国如阜、祁连升、孙学义被送到哈巴罗夫斯克，苏联红军远东军区司令员阿巴纳申科将军接见了他们，高度评价他们抗日爱国的情感和行为，并代表军区授予四人中尉军衔，当场发给军装。一周以后，起义人员全部被送到抗联在苏联的营地。从此，起义人员作为抗联战士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。

《风雪征程——东北抗日联军战士李敏回忆录》这样描述：“1942年7月8日，我们在野营驻地召开了‘欢迎反满抗日新战士’大会。会上，周保中旅长、张寿篈(即李兆麟)政治委员做了演讲，我们全体还演唱了《吉东军歌》等抗日歌曲，对他们起义参加抗联表示欢迎。”对此，周保中在1942年7月19日的日记中也做了记载：“苏方决定将该起义人员编入抗联教导旅。至7月底，准备工作结束。8月1日抗联野营正式改编为抗联教导旅。”

1945年8月8日，苏联政府正式对日宣战，出兵中国东北。周岩峰和他的战友们投入打击日本法西斯、光复祖国山河的战斗。

震惊伪满的『东安起义』

□ 本报记者 刘丹

1942年7月8日凌晨三时许，中苏边境的乌苏里江两岸黎明在即，晨曦方现。此刻，只见江面上有一条小船，载着十多个人急速向东岸划去，岸上人影丛丛，大声呼叫：“快划！快划！”西岸则响起枪声，枪声中夹杂着嘶力竭的日本话：“回来！皇军既往不咎！”小船仍向前疾行……

这就是当时震惊伪满洲国朝野的伪满国兵——靖安军东安起义壮举的最后一幕。起义的组织者、领导者之一就是阜新市侨联原主席周岩峰。

